



作品集 第二辑

黑暗天使 *Heiantianshi* 却数 *Jieshu*

所有的开始与结局总是异乎寻常……

神秘+惊险+离奇

怪异的事件铺天盖地来了……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暗天使;劫数/卫斯理著.

-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2.12

(卫斯理作品集,第2辑)

ISBN 7-80128-390-2

I. ①黑... ②劫...

II. 卫...

III. 科学幻想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8908 号

京图字:01—2003—1180号

本作品(《卫斯理科幻系列》)中文简体字版由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
独家授权中国言实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责任编辑/詹红旗

责任校对/毛家华

封面设计/嘉 雯

策 划/嘉 雯

装帧设计/嘉 雯

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2号 邮政编码 100017)

<http://www.zgyschs.com>

电话:64924716 64924761

新华书店经销

中山市新华印刷厂有限公司印刷

880×1168毫米 32开 160印张 4200千字

2002年12月第一版 2002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323元(全19册)

(如印装质量不合格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卫斯理

即将挑战你的智慧和胆识

心跳加速，我逃逃逃……

哇！快被捉住了，

救命啊！！

真是令人惊悚的一幕，

现在，请你深吸一口气，

提起脚跟，放轻脚步，

一起进入这令人

头皮发麻的世界。



作品集

第一辑

神素灭归壳变谜猫磁神具理人藏相墓运神探险散
之白毁之迷猫磁神具理人藏相墓运神探险散
林与回贝狐室老魔瘟玩卫斯理二迷真盗命猴探飞
丛理菌密年第二真盗命猴探飞
卫斯理真空少年第二真盗命猴探飞
花奇火人云门光船洪图律厦声空间
石底血透明心规大古原红新眼连探寻找
钻地妖蓝蜂奇透沉地地规大古原红新眼连探寻找

第二辑

手数人手惑谋码物梦星座太阳方星记照刑友誓宝
杀离阴谋怪寻灵假活皇换犀极笔毒异
宙劫支错蛊杀密怪寻灵假活皇换犀极笔毒异
宇自幽快天
者使
罪天使
犯天害药地套子灵女统双无乐变备天书魂点
大黑暗死间火统双无乐变备天书魂点
大黑访不无圈影搜烈血变黑迷尸后洞天招茫

第一部 邂逅传奇人物

黑暗和光明对立。

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

这是上帝创造天地第一日的情景。

于是，就有了光明和黑暗。

天使当然应该属于光明，黑暗中怎么会有天使？

背叛了上帝，天使因而堕落成为魔鬼，撒旦也可以出现在耶和華面前，黑暗之中，自然也可以有天使。

黑暗中如有天使，就是黑暗天使。

先不说对话的两个是什么人，只看他们的对话：

“看到了一篇报导，忍不住想告诉你。”

“关于什么？”

“在英国，最近八个月中，有五名科学家神秘死亡，表面上看来，不是死于意外，就是死于自杀，但是仔细查究起来，却神秘莫名——”

“是的，我也看到这篇报导了，其中有一个是皇家军事科学院的冶金学家皮雷尔，利用汽车的废气自杀——”

“可是他的妻子却说他绝不会自杀——”

“那不一定，做丈夫的苦楚妻子能了解多少？”

“听起来，像是你做过人家的丈夫——”

“虽然没有，可是……不提这些，还有一个三十七岁的电脑专家桑兹，竟然驾驶一辆满载汽油罐的汽车，冲进了一间咖啡室！那简直是疯狂的自杀行为——”



黑暗天使



“教我联想起刘量中驾着车子，直冲向山谷——”

“你……想暗示什么？”

“不是暗示，是直接地想到……也要把我感觉到的说给你听——幽灵星座仍然在收集人的灵魂！”

“……”

“那几位科学家，显然……被害，但整件事又神秘莫测，所以有关方面不但噤若寒蝉，而且也不敢深入调查——”

“唉！那又有什么办法！奇怪，黑纱不是说收集的行动已经停止了吗？”

“你最近又见过她？”

“没有，虽然很想见。”

“小心，她有意找地球人谈恋爱——”

“我很难想像把体温零下十度的女人拥在怀中的滋味，你声音酸溜溜的，是吃醋？”

“我？我为什么要吃醋？你甚至未曾表示过爱我——”

“唉！”

一声叹息，暂时结束了这段对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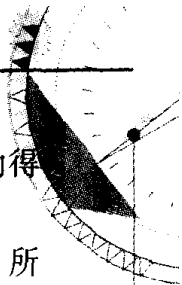
读者诸君自然早已知道，对话的两个人是原振侠和玛仙。

玛仙看到了那篇多名科学家神秘死亡的报导，打电话给原振侠，和他小作讨论，认为来自幽灵星座的力量，仍然在活动。

黑纱曾说过，一共有四十九个幽冥使者，来自不可测的幽灵星座，可知已绝不再活动的是施哲和黑纱，其余的四十七个，是不是还在“执行任务”？

当然，讨论没有结果，说到后来，两人的话题转到了感情方面，原振侠除了低叹之外，也没有别的什么好说。玛仙对他的情爱之深，已经由黑纱的话中得到了证实，她不惜牺牲自己，保护原振侠。对于这一点，原振侠自然感动莫名。而玛仙的美丽又无懈可击，为什么原振侠还要犹豫叹息？

这就是爱情的奇妙之处，感激不等于感情，美貌也产生不了爱情——丑女人的爱情生活，有时比美女还要多姿多采，原振侠



有时连自己都不知道在犹豫什么，玛仙的情意，连黑纱都感动得放弃执行任务，可是原振侠仍然不愿做爱情的俘虏！

对了！或许就是因为他心中一直有“俘虏”这样的想法。所以才下意识地要抗拒，是他自尊心特别强，还是另有原因？

这一点，只怕他自己也说不上来，人的性格太复杂，往往复杂到自己不能了解自己，更不必说去了解他人！

放下电话之后，原振侠胡思乱想了一会，才发现自己忘了问玛仙在什么地方。和玛仙分别时，她说要回大巫师身边去，那么，电话难道是从中美洲打来的？看来是，时间是凌晨五时，如果玛仙在本地，不会选择这样的时间打电话来。

原振侠熄了灯，让黑暗在他的周围。人在黑暗中，情绪相当矛盾，黑暗能使人慌张，产生恐惧，但也能使人感到安详和宁谧。

他望着黑暗，黑暗之中，好像浮起了玛仙的俏脸，俏脸上笑靥如花，忽然又变了，变得狰狞可怖，那是她原来的面目；忽然又变成了黄绢。黄绢的秀发，一下子长，一下子短；然后是海棠，海棠的眼神中，总有一丝半丝的忧郁！那种忧郁，教人看了心痛，会自然而然要把她拥在怀里，好好加以呵护，来尽一个男性的责任，海棠现在又在哪里？

玛仙的一个电话把原振侠吵醒了之后，他再也没有法子睡得着，思绪紊乱之极，各种令他心烦意乱的想法，纷至沓来，结果，他狠狠地一拳打在床边上，又长叹了一声，一跃而起，用力挥着手，天际才有一线曙光，他不想睡了，想趁着晨曦到山上去走走，抒发一下心中的闷气！

他换上运动鞋，在离开了建筑物之后，缓步跑向后面的山坡，到了山脚下，他奔上了一条登山的小径，然后越跑越快，像是想借着体能的发挥，把所有的胡思乱想，全抛在脑后。

当他奔上了山顶时，红日高照。天早已亮了，他也跑得一头是汗，可是，汗虽能抹得去，他所想的那一切，却仍然顽固地盘旋在他的脑际。他靠着一株树，又长叹了一声，神情自然不免有



黑暗天使



点苦涩。

也就在这时，他发现了一个相当奇怪的装置。

原振侠的见识非凡，可是这时，他也只能说他看到的是一种“装置”——而不知道它的性质和用途。

他看到的，是一根细长的金属管——直径只有一公分，长约八十公分。金属管连着一个架子，那个架子，可以使金属管维持一定的角度。

原振侠看到的时候，金属管的角度是斜向下，对着山脚下。山脚下有不少房屋，原振侠居住的医院单身医生的宿舍，也在山脚下，而且仔细一看，好像还正被金属管对准着。

自金属管的中间部分，有一股线伸出来，线的一端没入大石下的泥土中——整个架子和金属管放在一块平整的大石上，本来有一棵灌木遮着，不是那么容易被发现，但由于旭日初升，阳光照射到金属管的尖端，发出闪光，引起了原振侠的注意，所以走过去，拨开了树，才暴露了那个装置的。

原振侠研究了半晌，不知那金属管有什么用处，他拉了拉那股线，发现在土下还联结着什么，他正想用树枝把泥土拨开来看看，就听到有人急步奔上来的声音，同时有人喝道：“你在干什么？”

他一回头，看到两个人气急败坏地奔了过来。当那两人来到他面前时，都陡然一怔，刹那之间，这两人神情古怪之至，但随即变得十分恼怒：“你走开些，别乱碰——”

原振侠留意到了这两个人神情的瞬息变化，他感到十分奇怪，这两个人乍见到他时，像是极度出乎意料之外。

为什么他们会有这种神情？原振侠可以肯定，那两个人是他所不曾见过的。陌生人见到了陌生人，不会有意外之感，这两个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神情，原振侠立即有了结论：自己对他们陌生，但他们对自己不陌生！

他们为什么会对自己不陌生？自然由于他们早在注意自己。

原振侠想到了这一点，心中十分厌恶，自然也想弄明白那两

个人的身份。他指着那金属管：“这是什么装置？”

那两个人面目普通，也难以从他们的衣着上判别他们的身份，年龄在三十左右，一个脸色阴沉，一个比较开朗些，那开朗的回答：“记录鸟鸣声音的仪器——”

原振侠笑了一下，他当然不会相信那个人的鬼话！不过那个人的话，倒使他明白那是什么装置了——那是远程窃听装置！

这种先进的窃听装置，是新科技的产品。

（人类的最新科技，被用来制造窃听装置，这算不算是人类的悲剧？）

只要有声音，空气中就有声波，只要有声波，就可以被接收到，被接收到的声波，经过小巧的仪器，转变为光脉冲，就可以发射出去，另外在适当的距离再还原——整个窃听过程就完成了。

（听来好像极简单，但三年之前，人类的科学还做不到这一点，不知道三年之后，又会有什么新花样出来。）

原振侠一想到这一点，心中又是骇然又是生气，他猜想，对方窃听的对象，可能就是自己，同时，他也莫名其妙，不知何方神圣会这样看得起自己——用那么先进的设备来对付，目的又是什么？

当下，他冷笑一声：“是吗？记录鸟鸣声？”

然后，他在眼前竖起大拇指来，像一般测量师用最简单的方法测量距离一样，闭上一只眼，望着山下的医院宿舍：“嗯，直线距离一千两百公尺左右。你们一定连我洗澡时的歌声，都可以听得十分清楚了——”

他装着不经意地说了那样一句话，那两个人脸色陡变，连连后退！

这一来，原振侠知道自己的猜测完全对了，因而不那么急了，反倒好整以暇地望着那两个人：“我当然不必自我介绍了，你们是——”

那两人互望了一眼，接下来发生的事，却又出乎原振侠的意



黑暗天使

料之外！

原振侠刚弄清楚了那两人用那么先进的设备，在对自己进行窃听行动，心中自然疑惑，但是他却并不着急。因为那两个人就在他面前，下山的小路又只有一条，就算他们分开来逃走，以他的身手而论，要抓住其中的一个，总没问题。

可是，当原振侠一揭穿了他们的勾当，两人面色大变之际，突然各自发一声喊，陡然之间，“嗤嗤”两声，两人的身子竟已腾空而起！

刹那之间，原振侠无法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当他定过神来时，两人离山顶已有十多公尺，原振侠除非有枪在手，否则，全然无可奈何。

原振侠抬头看去，心下不禁骇然！那两个人适才出现的时候，原振侠未曾在意他们的背上背着好像背囊一样的东西，直到这时，才发现原来是十分精巧的个人飞行器。那喷射动力的个人飞行器，这时正利用“作用等于反作用”的原理，使那两个人在空中浮翔，虽然不是很灵活，可是也已脱出了山顶的范围，向山脚下降落！

原振侠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个人飞行器虽然已不是什么军事秘密，但也不是普通人所能拥有的。

问题一是：在对付自己的是什么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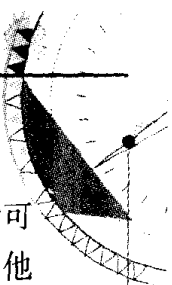
问题二是：他们鬼头鬼脑地进行这种活动，已经多久了？

原振侠一面想，一面老实不客气地把那金属管上的线拉断，把金属管用力砸在大石上，又从地下找到了一个录音座，把它毁坏，这才算是略出了一口气。

他向山下走去，想到小巧的、偷放在自己住所的窃听器十分难以发现，要动用特种仪器来检查，讨厌之极。一日不把这窃听器找出来，就一天没有隐私可言，因此他心中十分烦躁。

那两个人看来只是奉命行事，他们奉谁的命令在干这种事？

原振侠首先想到黄绢，但立即否定。黄绢和他虽然好像越来越是情不投意不合，可是黄绢自有黄绢的气派，不会做那种鬼头



鬼脑的事。

那么，是海棠？他又摇了摇头。作为海棠的男人，他绝对可以感到，当海棠像小猫一样蜷伏在他怀中的时候，当海棠因为他的狂暴而秀眉紧蹙，发出娇吟的时候，和现在，即使根本不知道海棠身在何处的时候，他仍可以肯定一点：他在海棠的心目中，有着接近被崇拜的地位——或许由于长期严格的训练，海棠十分易于掩护她自己的感情。

但是，在好几次，尤其是最近一次，在大海中，那毫无保留的奔放中，原振侠还是可以肯定海棠对自己的感情极深。所以，不会是海棠。

那么，会是谁呢？

原振侠想到黄绢，又想到海棠，是由于窃听设备、个人飞行器等等，都不是个人力量轻易办得到的，黄绢和海棠的背后，都有整个国家的势力在支持！

一面想，一面下山，到了山脚下，看到路边停着一辆样子十分奇特的汽车，原振侠对汽车是内行，一看就知道那是意大利全部手工制作的精品，这一类汽车，每一种只有一辆，是汽车中的极品！

原振侠自然而然向那辆车子多看了几眼，就在那时，一个男人以十分潇洒——自然的、毫不做作的，证明他一直是那样的——而高雅的姿态，绕着车子，向原振侠挥了挥手，径直向原振侠走过来。

原振侠一看到那男人的动作这样潇洒，心里已不禁喝了一声采，心想心理医生常提及“身体语言”，一个人的动作这样高雅大方，他多半也是一个心灵相当高贵的人。

原振侠也自然地挥了一下手，他在考虑：那人显然向着自己走来，自己是不是应该迎上去？礼貌上应该如此，是熟人的话，甚至还可以奔过去拥抱一番。

可是对方是一个陌生人，而且，在刚发现了有人对自己进行窃听行动之后，还是不要太热情的好！



所以，他站着不动，那人才从车后转出来时，只使人觉得他风度好，渐渐走近，可以看到他有着线条鲜明的脸型。可以算是美男子，约摸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一头浓发之中，却有一络是出奇的银白色——看起来又不像是染成白色的。

他目光炯炯，一直在注视着原振侠——不是逼视，完全没有威胁力，也不闪烁，大大方方，就像非把原振侠看个清楚不可一样。

他眼神有时严肃，可是，有时却又有说不出的顽皮，原振侠从来也不知道男人的眼神也可以有那么多的情意变化。

他身形相当高，几乎和原振侠差不多，身形挺拔，步履矫健，这都说明他在体能方面受过十分严格的训练，也就是说，他不是普通人。

原振侠对这种外型的人十分喜欢，因为这种人必然坦诚、爽朗，可以成为好朋友，但由于是陌生人，所以原振侠仍然不动——人和人之间的隔阂，根深柢固，有时十分可怕。

那漂亮潇洒的男人，来到了原振侠身前，仍然望着原振侠，他虽然还没有开口。可是表情和眼神，都有一种热切的友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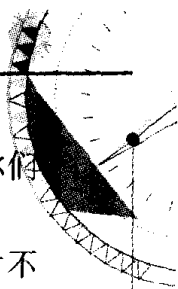
然后，他微笑：“请允许我自我介绍，我姓年，名轻人，我的名字，如果写在一些故事中，看的人会以为我没有名字，当然，我现在已经不再年轻。”

他才说到一半，原振侠已“啊”的一声叫了起来，抢着向他伸出手去，两人用力握着手，原振侠高兴得声音有点异样：“年轻人先生！你……怎么说呢？一直只当你是传奇人物，想不到真的能见到你！”

年轻人笑了起来，他笑的时候，眼角现出皱纹来，可知他实际年龄比他的外貌看起来要大。

年轻人做为传奇人物，自然也是若干年之前的事，近几年来，他销声匿迹，像是已在江湖上消失了一样。原振侠知道很多年轻人的传奇事迹，这时能与之相见，自然高兴。

年轻人笑道：“原医生，你自己才是传奇人物！”



两人一直握着手，原振侠起问：“你的公主呢？好吗？你们——年轻人和公主的故事，知道的人可不少！”

年轻人的神情变得黯然，原振侠又“啊”地一声：“对不起，你们……太久没有消息了，我不知道——”

年轻人缓吐一口气，抬头向天，声音是一种压抑的悲伤：“三年之前，在滑雪时遇到雪崩……那是一场特大的雪崩，竟再也没有找到她。”

原振侠低下头，对方若是普通人，他会由衷地安慰几句，可是对方是如此出色的人物，空言空语有什么用？他伸手按向年轻人的肩头，按得极有力，他要把他的友谊，透过手心，传达给年轻人知道。

年轻人立即知道了，反手又按住了原振侠的手臂，也把他的友谊传达给了原振侠。

年轻人脸上的忧戚，渐渐淡去，他指着自己的那络白发：“当时，搜索队找了一个月，我就多了这一络白头发，白得异样！”

原振侠衷心道：“极好看！”

年轻人后退了一步，搓着手：“有一件事，请你接受我的道歉。”

原振侠扬了扬眉，不知道年轻人这样说是什么意思。他们才第一次见面，何必道歉？可是年轻人却又的确大有歉意，原振侠心中一动，现出不可信的神情，他随即向自己住所指了指，又向山顶上指了一指。

他用手势在问年轻人：山顶上的窃听装置是你埋设的？即使他这样问了，他还是不相信，年轻人在传说中，十分光明磊落，不应该会有那种行动。

可是，年轻人却苦笑着点头，原振侠望着他，有责怪的神色。

年轻人笑了一下：“我急于要知道你的一些事，自己又有急事绊住了走不开，所以托了在这里的两个朋友进行，这两个朋



黑暗天使

友，唉！竟误会了我的意思，他们本来大可直接来见你，结果他们不那么做，而在你的住所中装了窃听器——”

原振侠有点啼笑皆非，但也心中释然，事情果然不是年轻人做的！

他大方地摊了摊手：“算了，把它在什么地方告诉我就好——”

年轻人也摊了摊手：“我知道之后，把他们两人痛骂了一顿。对君子，有对君子的方法；窃听，那只是对付小人的方法！”

他在这样说的时侯，用十分真挚的眼光望向对方，这表示他在说：不但你是君子，我也是君子。实在是由于误会，才会有这样的事发生——原振侠报以同样充满了真挚感情的一笑，用力挥了一下手，表示这件事再也不必提，他向年轻人的车子指了一下：“好车子——”

年轻人点头，并不客气：“是，本来就是好车子，经过我略作了一点改进，性能更好了，你可要试试驾驶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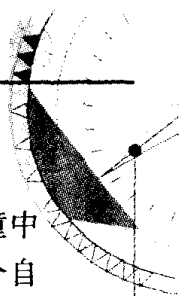
原振侠心知对方托人注意自己，现在又亲自出马，必然有十分重要的事情来找自己。原振侠一时之间想不出会是什么事，既然年轻人暂时不提，他自也不便先说，况且，驾驶一辆性能绝佳的汽车，是一大乐趣，原振侠立时点头，两人一起向那辆车子走去。

他们两人身高相仿，步履矫健，大步向前走着，犹如两头豹子一样。姿态极其优美——他们自己当然不觉得，他们自然而然的动作，许多人想刻意模仿，也难及万一。

每一个人的风度、气质，都几乎与生俱来，至少也和人的思想、经历、见识、胸襟有极大的关系！

上了车，原振侠发动车子，车子像子弹一样，向前疾射而出，眼看要向一座山崖撞了过去，却又在千钧一发之际，巧妙地避开。

在清晨车辆稀少的大路上风驰电掣，事后有几个目击者，怎



么都不相信那是地球上的交通工具，而以为是天外来客！

使得原振侠对年轻人印象更好的是，当车子看来像是非撞中山崖不可的时候，年轻人一点也没有惊讶的神情，反倒以十分自傲的声音解说着：“从静止到一百公里的加速时间，是三点七秒——你的驾驶技术真好，一下子就把车子的性能发挥到极致。”

原振侠享受着高速驾驶带来的极大乐趣，由衷地道：“这是我见过的最好的车子——”

年轻人点头：“只有不到十辆车可与之相比，浪子高达有一辆相仿，你要是喜欢——”

原振侠一面把车速更提高，一面立时摇头：“哪有这个道理——”

年轻人没有坚持，只是淡然笑着：“倒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只要自己高兴，人家快乐，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可以做——”

原振侠深吸了一口气，心中在想：“他真和传说中那样，发自内心的那种潇洒，掩也掩不住，处处流露。像他这样出色的人物，会有什么事来找我？”

虽然原振侠可以肯定，事情绝不会简单，但是他还是决定，要尽自己的力量帮助他。

一小时之后，车子兜了回来，停在原振侠的住所前。原振侠道：“离我上班还有两小时，是不是一起喝杯咖啡？”

年轻人笑了一下——他的笑容，多少使人感到落寞：“我宁愿喝一点酒。”

原振侠“哦”地一声，表现了他医生的本色：“清晨就喝酒，不是好习惯。”

年轻人的笑容之中，有更多的落寞：“是的，想不到吧？自从雪崩发生之后，我一直在酗酒，简直是个不可救药的酒鬼——”

原振侠紧蹙着眉，这是他再也未曾想到的事！那么出色的一个冒险者，竟然变成了酒鬼！他注视着他，以一个医生的敏锐的观察力，他可以看到，年轻人的手，有时会不由自主地抖动，口



黑暗天使



角的那种似隐似现的苦涩意味，自然也不是故意装出来的。眼白有相当程度的混浊不清——这可能是酗酒已影响了他肝脏健康的一种反射现象。

他本来想好好劝慰年轻人几句，可是他立即想到，传说中年轻人和公主之间的感情极深，当公主遭到了那么可怕的意外之后，他用酒精麻醉自己，把自己变成了酒鬼，又有什么不对呢？

所以，他什么也没有说。

原振侠也不是真的什么也没有说，他只是用相当缓慢的声调道：“做为朋友，应该对你说几句话，可是我要对你说的话，你一定早已明白，所以，根本不必再说什么——”

年轻人陡然轰笑起来，一面笑，一面用力挥着手：“这是我听到过的最有趣的话——”

尽管原振侠完全可以知道，也可以了解年轻人痛苦、忧郁的心情，但是，年轻人的笑声，听来还是开朗和豪爽，表示他在发出笑声的一霎间，他也可以暂时抛开心头的痛苦，投入他生命应有的欢乐中！

笑声一直持续到进了原振侠的住所，年轻人进屋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一幅画的角落处，取下了看来只有指甲大小的极薄的薄片。放在手上抛了抛，向原振侠望来，又大有歉意。

原振侠则已取了一瓶酒在手，年轻人有点迫不及待地接过来，打开瓶塞，用一个看来十分优美的姿势托住瓶底，昂起头，举起酒瓶，把酒向口中倾注，连喝了三大口，竟没有半滴漏出来。

他长长吁了一口气，原振侠和他相识，还不到两小时，可是看到了这种情形，心中也不禁好一阵难过，半晌说不出话来。

年轻人故意掩饰着落寞的心情，耸了耸肩：“信不信能这样喝酒的人并不多？我练了将近一年，才练得成功——”

原振侠看到年轻人这样放纵自己，虽然他绝不是什么行为、观念保守的人，可是仍不免缓缓摇了摇头。

年轻人不和原振侠有谴责意味的目光接触，而望向酒瓶，缓

缓摇动着，令瓶中琥珀色的醇酒晃动出一种奇异的波纹来，他的声调变得缓慢：“那场雪崩，我认为并不是意外——”

原振侠深吸了一口气，并没有说什么。

他知道，年轻人开始说他来找自己的目的了，但竟然要从那一场雪崩开始说起，这多少令原振侠感到相当程度的意外。

原振侠自然也知道，那场雪崩，就是使得他的公主就此在世上消失的那一场。

年轻人略顿了顿，盯着酒瓶的目光陡然变得十分深邃：“我甚至可以追查到，是由于一次小型的爆炸，而形成那场大雪崩的。在雪崩中死亡的有十七人，找到的尸体是十六具。”他声音中有深切的悲哀，原振侠欲语又止。

原振侠想说的是：“人既然已经死了，找不找得到尸体，是没有意义的事——”

可是他却没有说出来，那是由于年轻人语调中的悲哀感染了他，使他也觉得心头沉重，说不出那种空泛的安慰话来。他在想了一想之后，反倒这样说：“葬身在茫茫积雪之中，和亘古以来就存在的冰雪一起，这倒很适合公主的身份——”

年轻人的眼神之中，充满了感激的神色：“这正是我的想法。你是第一个在我面前如此坦率地向我表示这种看法的人。”

原振侠忽然又想到了什么，他挥着手，急于想说什么，可是年轻人已抢在他前面，把他想说的话，说了出来：“一开始，由于一直未曾发现她的尸体，而她又具有相当的应变能力，所以我一直存着希望——”

原振侠接口：“是啊！她极有可能生还——”



黑暗天使